

四川茂县城关粮站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中国羌族博物馆

关键词：四川茂县 城关粮站 石棺葬 战国晚期 西汉中晚期

KEYWORDS: Maoxian County, Sichuan Chengguan Grain Reserve Stone Cist Burial Late Warring States Mid-Late Western 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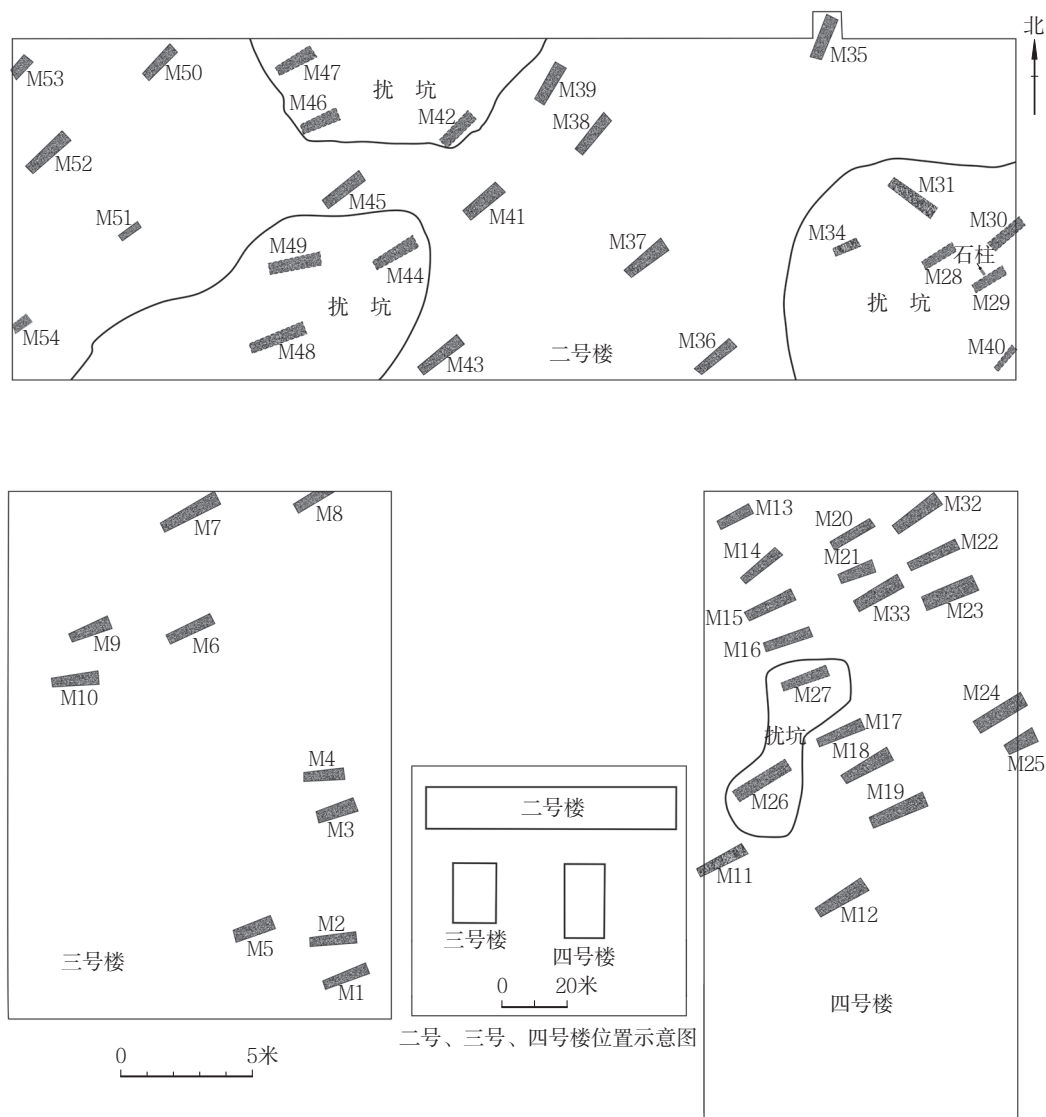
ABSTRACT: Excavation of the stone cist burial cemetery at the Chengguan Grain Reserve of Maoxian County conducted by the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in 2009 revealed 54 stone cist burials and more than 300 artifacts. Burials, small in scale, all contain stone cists built from stone slabs inside tomb pits and yielded a small number of grave goods dating to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through the mid-late Western Han. Excavated burials, which reflect the production contexts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of the time, are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Upper Min River valley stone cist burial culture's chronology, cultural implications, ethnicity, and its cultural connections to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etc.

茂县城关石棺葬墓群位于四川茂县县城东北部，处于岷江的二级阶地上（图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1978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在该区域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共清理石棺葬46座，出土器物1400余件^[1]。1986年和1991年，茂县羌族博物馆为配合基本建设，在此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石棺葬100余座^[2]，这部分资料还未发表。2009年6月，5·12地震灾后重建重点项目——茂县城关粮站住宅楼的修建中，在3号楼的地基处发现了几座石棺葬，中国羌族博物馆连夜在此进行清理，共清理墓葬10座（M1~10）。2009年7月，为配合灾后重建重点项目——茂县城关粮站住宅楼的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中国羌族

博物馆联合对茂县城关粮站2、4号住宅楼地基下的石棺葬进行了清理（M11~54）。本年度共清理墓葬54座（图二），出土各类器物380件。现将本次考古发掘的石棺葬情况简报如下。



图一 石棺葬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二 石棺葬平面分布图

一、墓地发掘概况

此次发掘的54座石棺葬，均叠压在近现代房屋地基的下部，墓葬排列整齐，分布密集而有序，除1座墓葬（M31）的方向为150度外，其余墓葬的方向基本为45~91度，且以60~70度居多。墓圻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其内用石板构筑石棺，大部分墓葬盖板已被破坏，少数墓葬可见用4~10块石板依次从脚端向头端叠铺，形成阶梯状，为使盖

板与侧板紧密结合，有的还在盖板或侧板上打有凹口。石棺大多采用厚1~3厘米的长方形石板构建，平面一般呈梯形或长方形，长0.8~2.1、宽0.34~0.6、高0.3~0.8米。仅1座石棺（M7）头端所在区域的石板涂抹红色朱砂。棺底均未铺石板，或直接用生土作底，或铺垫一层厚约10厘米的纯净黄土或细砂。墓主人骨骼保存极差，大部分仅存墓主人骨骼朽痕，27座墓葬可看出墓主人葬式，其中22座为仰身直肢葬，2座为仰身交肢葬

(M13、19)，2座为二次葬(M46、51)，1座为俯身葬(M20)。随葬品较少，主要放置在头端和墓主人身上。现按照墓葬形制的不同选择部分典型墓葬介绍如下。

二、典型墓葬

本次清理的54座墓葬，按照墓葬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

(一) A型墓

共49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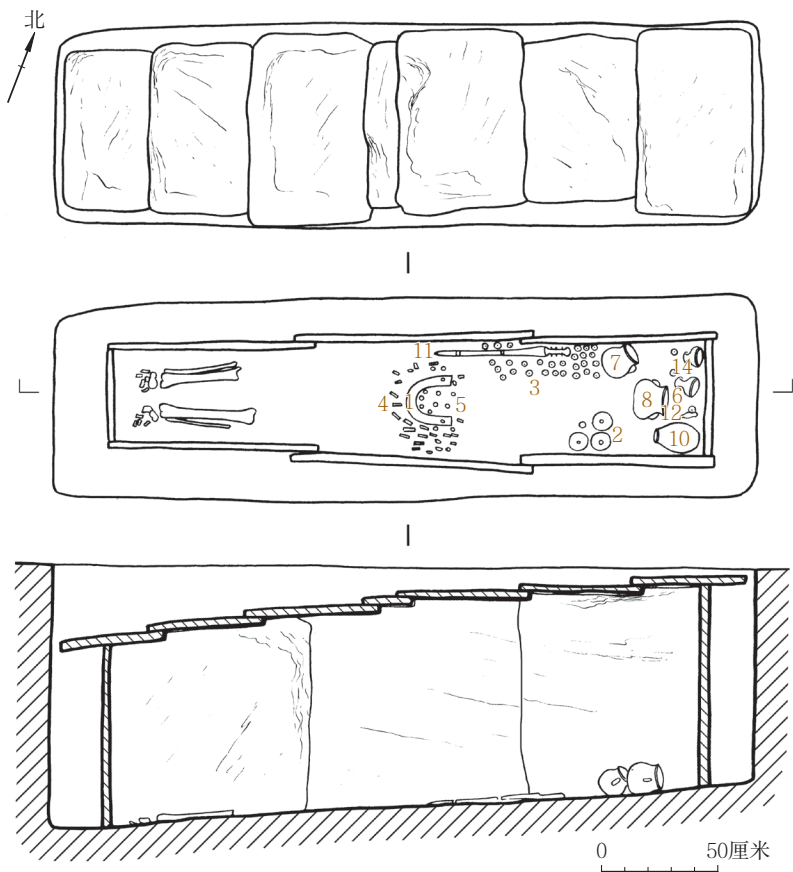
1. M7 位于3号楼基础近中部，方向70度。墓圻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长3.1、宽0.75~0.85、深0.8~1米。石棺平面呈梯形，头端较高，脚端较低，长2.6、宽0.4~0.6、高0.7~0.85米。石棺由盖板、左右侧板和前后挡板组成^[3]。盖板用石板制作规整，从足端至头端用7块石板依次叠铺而成。前、后挡板均用1块石板竖立而成，左、右两侧的侧板各用3块石板砌成，排列呈“品”字形(图三)。石棺头端所在的头挡板和左、右侧板内壁均涂抹红色朱砂(图四)，底部未见石板，仅铺黄土一层。墓主人骨骼腐朽严重，仅存朽痕，性别、年龄不详。

M7出土随葬品共24件(组)，包括陶器3件、铜器13组65件、铜铁复合器1件、铁器2件、海贝2

组8件、玉石珠饰3组14件。随葬品放置于头端和胸部，其中头端主要放置有陶器和铜容器，胸部主要放置有铜器和各类装饰品。

陶罐 1件(M7:10)。夹细砂红褐陶。口部残缺，溜肩，圆鼓腹，平底。腹上部饰纵向绳纹，腹下部有一道凹弦纹。腹径26.4、底径12.8、残高29.6厘米(图五，4)。

陶器盖 2件。形制相似，皆圆唇，口微敛，弧背，喇叭状捉手。器内可见轮制痕迹。M7:6，夹细砂灰黑陶。口径15.4、捉手径5.4、高6.6厘米(图五，7)。M7:14，泥质灰陶。口径14、捉手径5.2、高5.4厘米(图五，8)。



图三 M7平面、剖视图

1.铜璜 2、3.铜泡 4、5.珠饰 6、14.陶器盖 7.铁釜 8.铜釜 9.铜釜 10.陶罐 11.铜柄铁剑 12.铜盆 13.铁斧 15.海贝(9出自8内，13出自7内，15附着在7之上)



图四 M7头端石板内侧涂朱砂现象(西→东)

铜釜 1件(M7:8)。宽斜沿,敛口,弧肩,圆鼓腹,圜底。两辫索纹竖环耳置于肩部两侧。口径17.2、腹径18、高10.8厘米(图五,2;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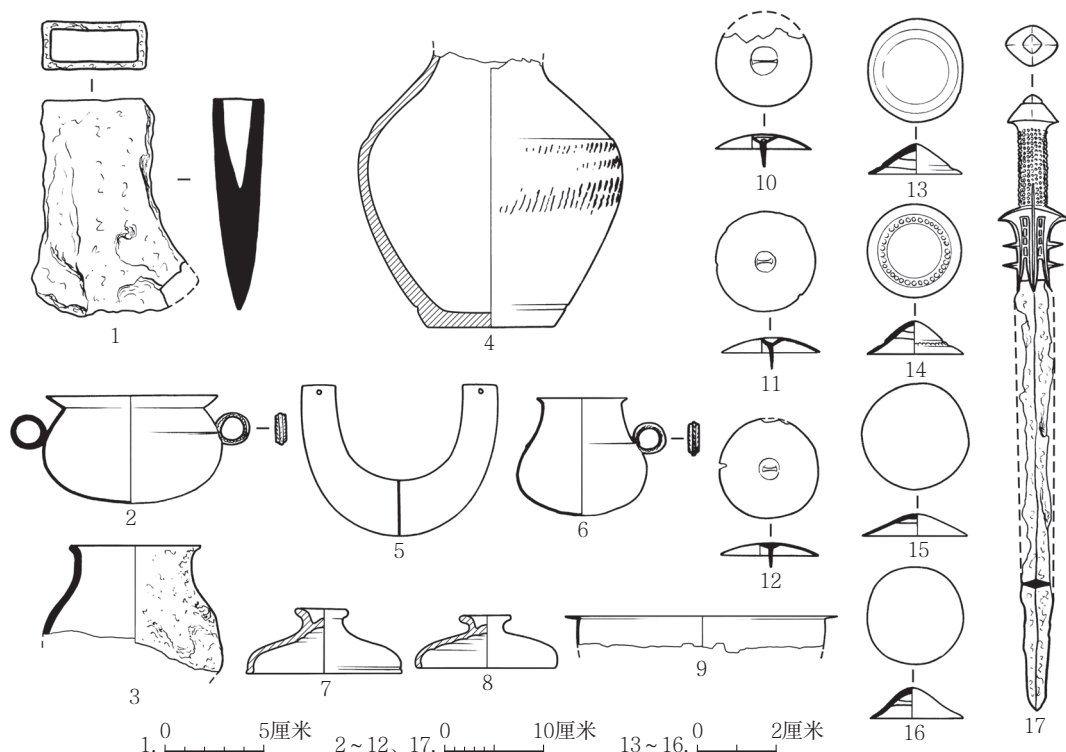
铜釜 1件(M7:9)。侈口,束颈,溜肩,圆鼓腹略垂,圜底。肩部有一辫索纹竖环耳。口径9、腹径13、高12厘米(图五,6;图七)。

铜璜 1件(M7:1)。呈半圆形,中间较宽,两端较窄,两端中部各有一圆形孔。长15.2、宽19.6厘米(图五,5;图八)。

铜盆 1件(M7:12)。宽平沿,直腹,腹下部残。口径27.2、残高3.2厘米(图五,9)。

铜泡 33件。依据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

A型:3件。形体均较大,圆形,凹沿



图五 M7出土遗物

1.铁斧(M7:13) 2.铜釜(M7:8) 3.铁釜(M7:7) 4.陶罐(M7:10) 5.铜璜(M7:1) 6.铜釜(M7:9) 7、8.陶器盖(M7:6、14) 9.铜盆(M7:12) 10~12.A型铜泡(M7:2-1、2-2、2-3) 13~16.B型铜泡(M7:3-1、3-2、3-7、3-8) 17.铜柄铁剑(M7:11)

上翘，中部有一柱状凸起，背部有一横穿。
M7：2-1，直径8.8、高3.5厘米（图五，10）。M7：2-2，直径10、高3.5厘米（图五，11）。M7：2-3，直径10、高2.7厘米（图五，12）。

B型：30件。形体均较小，圆形，弧背，背中部饰一周圆圈纹，其内有一横穿。
M7：3-1，直径2.6、通高0.75厘米（图五，13）。M7：3-2，直径2.4、高0.8厘米（图



图六 铜釜（M7：8）



图七 铜釜（M7：9）



图八 铜璜（M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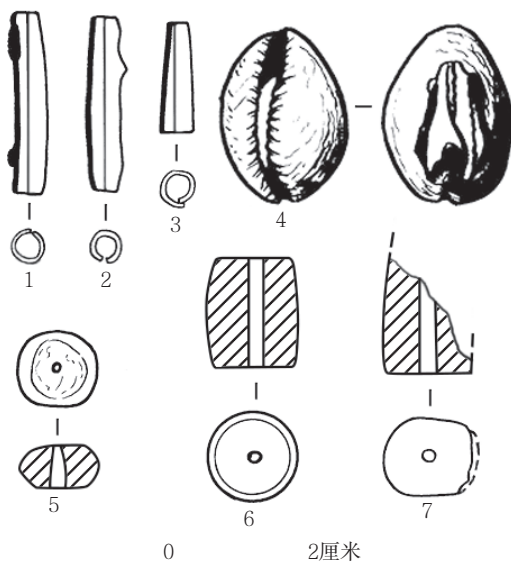
五，14）。M7：3-7，直径2.65、高0.55厘米（图五，15）。M7：3-8，直径2.4、高0.8厘米（图五，16）。

铜管珠 28件。系用薄铜片弯卷而成。形制相似，均为管状中空。M7：4-1，长2.4、直径0.45厘米（图九，1）。M7：4-2，长2.4、直径0.45厘米（图九，2）。M7：4-20，长1.55、直径0.4厘米（图九，3）。

铜柄铁剑 1件（M7：11）。已残断。剑身扁平，长格作三叉形，两尖外翘，底部外突成对称的尖刺，格两边又各有两个尖刺。三叉格平面三股叉之间饰方格纹和“十”字纹。剑茎扁圆形，布满圆点乳突。剑首为尖顶四棱锥形。长62、宽7.2、厚1厘米（图五，17）。

铁釜 1件（M7：7）。锈蚀严重，残断为数块。侈口，高领，弧肩，鼓腹，腹下部残缺。口径13、残高13厘米（图五，3）。

铁斧 1件（M7：13）。锈蚀严重，体呈长方形，长方形釜口，喇叭形器身，双面弧刃。长11、宽7.6、厚2.4厘米（图五，1）。



图九 M7出土遗物

1~3.铜管珠（M7：4-1、4-2、4-20） 4.海贝（M7：15） 5.玛瑙珠（M7：5-1） 6、7.绿松石珠（M7：4-26、4-27）

海贝 2组8件。出土时,大部分附着在铁釜、铁釜的器身和器内,难以剥离。系用自然海贝,在海贝的顶端钻孔制成,可能为佩戴的装饰品。M7:15,长2.4、宽1.62厘米(图九,4)。

绿松石珠 2件。均为圆形中空。M7:4-26,直径1.5、高1.15、孔径0.15厘米(图九,6)。M7:4-27,直径1.6、高1.2、孔径0.2厘米(图九,7)。

玛瑙珠 12件。均为扁圆形中空, M7:5-1,直径1.1、高0.6、孔径0.15厘米(图九,5)。

2. M15 位于4号楼基础近中部,方向77度。墓圻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长2.1、宽0.8~1、深0.8~1.1米。墓葬保存较好,石棺平面呈梯形,头端较高,足端较低,长2、宽0.5~0.6、高0.78~1.1米。石棺由盖板、左右侧板和前后挡板构成。盖板上部铺盖一层厚2~5厘米的纯净黄土。盖板所用石板制作规整,从足端至头端用5块石板依次叠铺而成。左、右侧板均由2块石板错缝砌成,前、后挡板各为1块石板竖立而成。底部未见石板,仅铺黄土一层。墓主人骨骼仅存朽痕,从残存的痕迹判断,墓主人为仰身直肢葬,性别、年龄不详(图一〇;图一一)。

M15出土随葬品共4件,其中3件陶器置于头端,1件铜矛置于墓主人腰部左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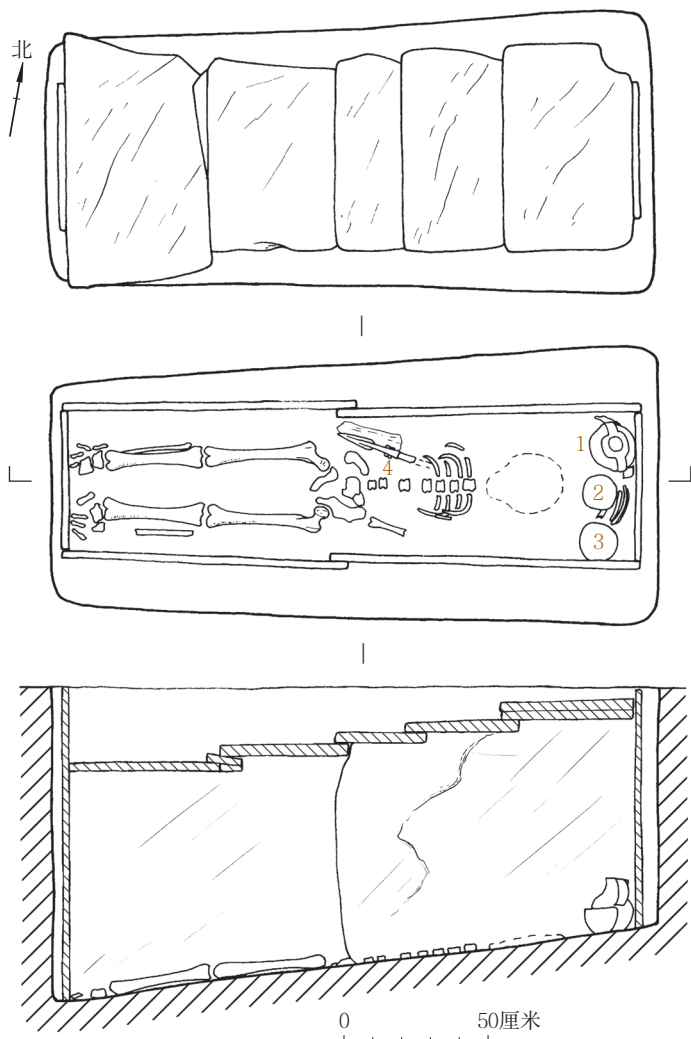
陶双耳罐 1件(M15:1)。泥质灰陶。口部俯视呈圆形,圆唇,侈口,束颈,鼓腹,平底内凹。双大耳从口部连接至腹部最大径处。口径11.6、腹

径16、底径8、高20.4厘米(图一二,2;图一三)。

陶杯 1件(M15:2)。泥质灰陶。方唇,侈口,斜直腹,平底内凹。口径11.6、底径6、高6.4厘米(图一二,3)。

陶尖底盏 1件(M15:3)。夹细砂灰黑陶。圆唇,敛口,浅腹,尖底。腹下部饰有凹弦纹。口径11.6、高4.2厘米(图一二,4)。

铜矛 1件(M15:4)。椭圆形釜口,长骹,窄叶,双弓形耳附于骹的下端。长21.2、骹口径1~1.3、叶宽3厘米(图一二,



图一〇 M15平面、剖视图
1.陶双耳罐 2.陶杯 3.陶尖底盏 4.铜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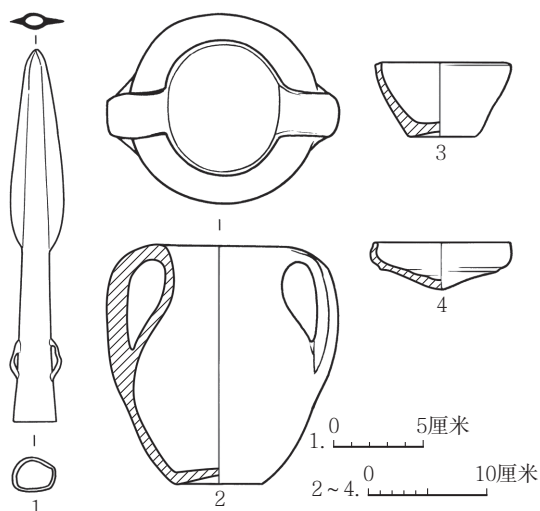


图一— M15 (西→东)

断，盖板应从脚端至头端依次叠铺。左、右两侧侧板均为1块整石板。前、后挡板为1块石板竖立而成。底部未见石板，仅铺黄土一层。未发现墓主人骨骸，亦未发现朽痕，葬式、性别、年龄不详（图一五）。

M25出土随葬品共6件，均为陶器，包括罐1件、双耳罐1件、钵3件、簋1件，均置于头端。

陶罐 1件（M25：1）。泥质灰陶。圆唇，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平底。颈部



图一二 M15出土遗物

1.铜矛（M15：4） 2.陶双耳罐（M15：1） 3.陶杯（M15：2） 4.陶尖底盏（M15：3）

1；图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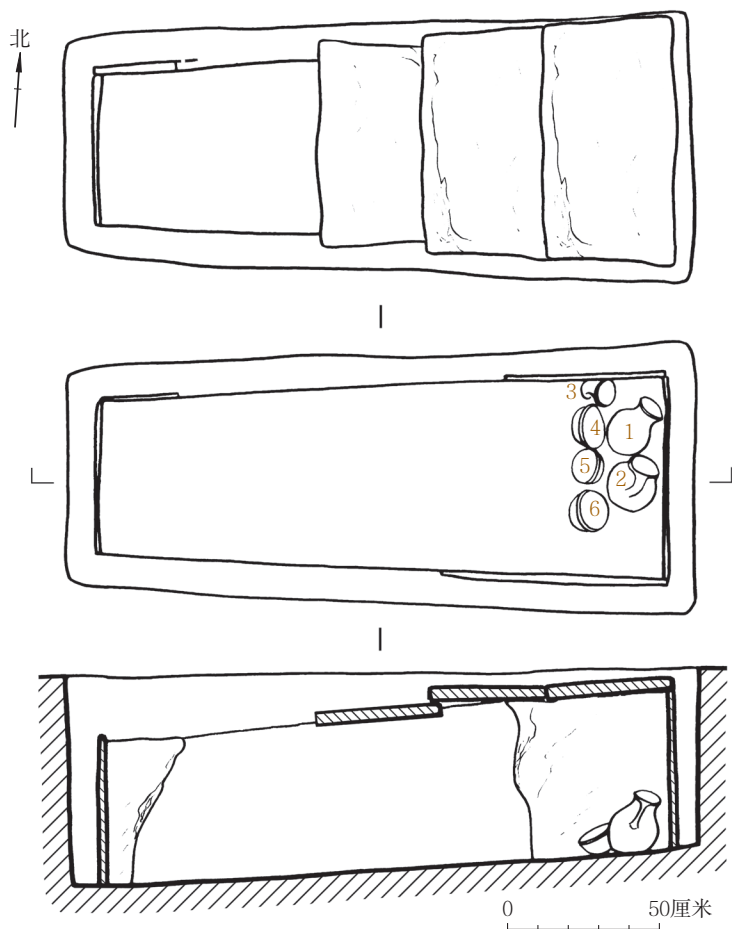
3. M25 位于4号楼基础近中部，墓葬已遭基建施工严重扰乱，方向84度。墓圻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长2.1、宽0.8、深0.6~0.7米。石棺平面呈梯形，头端较高，脚端较低，长1.9、宽0.5~0.7、高0.6~0.7米。石棺由盖板、左右侧板和前后挡板构成，盖板仅残存头端1块，但从残存的侧板上部打制出的阶梯状缺口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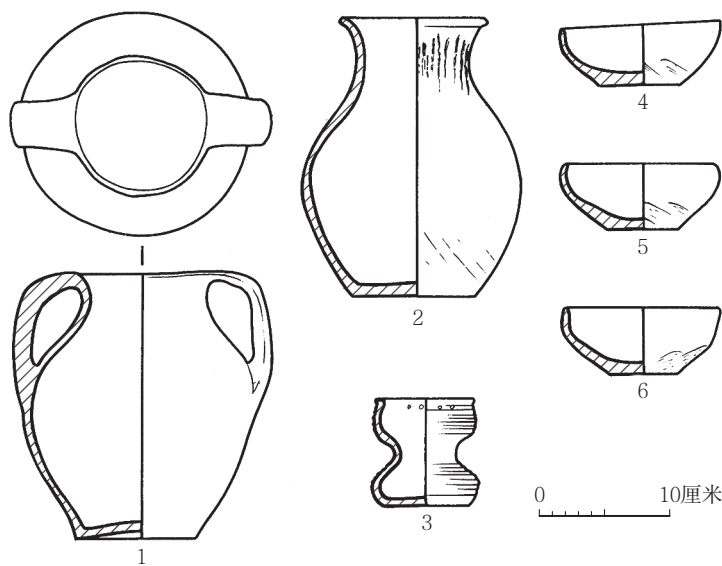
图一三 陶双耳罐（M15：1）



图一四 铜矛（M15：4）



图一五 M25平面、剖视图
1.陶罐 2.陶双耳罐 3.陶簋 4~6.陶钵



图一六 M25出土陶器
1.双耳罐(M25:2) 2.罐(M25:1) 3.簋(M25:3) 4~6.钵(M25:6、4、5)

和腹下部饰有暗线条纹。
口径10.8、腹径16.8、底
径9.6、高21.6厘米(图
一六,2)。

陶双耳罐 1件(M25:
2)。泥质灰陶。口部俯视
呈圆形,圆唇,侈口,束
颈,鼓腹,腹部较深,平
底内凹。双大耳从口部连
接到肩部。口径11、腹径
17.6、底径9、高20.6厘米
(图一六,1)。

陶钵 3件。形制相
似,均为圆唇,敛口,斜
直腹,平底。M25:4,
泥质灰陶。口径11.7、
底径5.2、高5厘米(图
一六,5)。M25:5,泥
质灰陶,腹下部饰有暗线
纹。口径11.6、底径5.6、
高5厘米(图一六,6)。
M25:6,夹砂灰陶,腹下
部饰有戳刺的短线纹。口
径12.4、底径6、高5厘米
(图一六,4)。

陶簋 1件(M25:
3)。泥质灰黑陶。方唇,
口微敛,双腹,腹中部内
束,平底。口下部饰有对
称的两个圆孔,器身饰数
道凹弦纹。口径7.6、底
径6.8、高8.4厘米(图一
六,3;图一七)。

4. M27 位于4号楼基
础近中部,方向79度。墓
圻平面呈长方形,直壁,
平底,长2.1、宽0.7、深
0.9~1米。石棺平面呈梯
形,头端较高,足端较

低，长2、宽0.6~0.7、高0.6~0.8米。石棺由盖板、左右侧板和前后挡板构成。盖板上部铺盖一层厚2~5厘米的纯净黄土。盖板所用石板制作较为规整，从足端至头端用6块石板依次叠铺而成。左、右两侧的侧板均用2块石板错缝砌成，侧板上部打制成阶梯状缺口，以便与盖板相互扣合。前、后两挡板均为1块石板竖立而成。底部未见石板，仅铺黄土一层。未发现墓主人骨骸，亦未发现朽痕（图一八）。

M27出土随葬品共6件。包括陶器4件和铜器2件（组）。陶器有双耳罐1件、罐1件、钵2件。铜器有剑1件、泡1件。均放置在头端。

陶双耳罐 1件（M27：3）。泥质灰陶。口部俯视呈圆形，圆唇，侈口，束颈，鼓腹，腹部较深，平底。双大耳从口部连接到肩部。颈部饰有暗线条纹，腹部饰有两个大涡旋暗纹，双耳饰连续的“X”形暗纹，底部中心饰一眼形纹，上下饰有对称的花卉纹，左侧饰有两“十”字形纹，右侧饰一半月形纹。口径11.6、腹径16.8、底径9.2、高20.4厘米（图一九，4；图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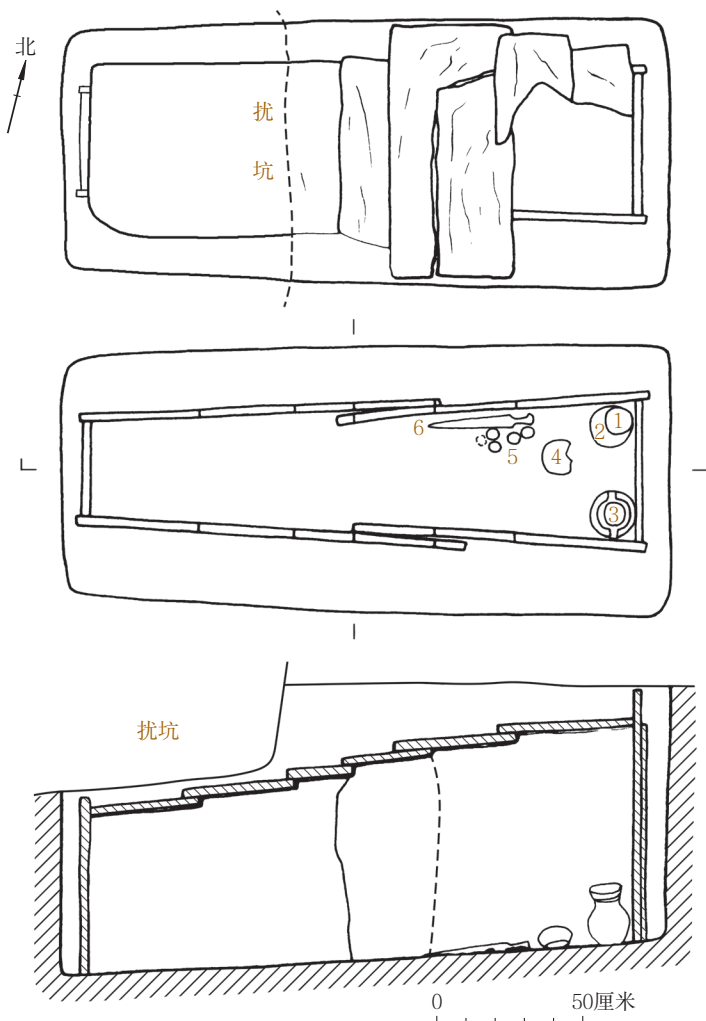
陶罐 1件（M27：2）。泥质灰陶。圆唇，侈口，束颈，鼓腹，平底。底部饰两个“X”形纹。口径10.6、腹径17.6、底径9.2、高21厘米（图一九，1；图二一）。

陶钵 2件。依据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

A型：斜直腹。M27：1，夹砂灰陶。圆唇，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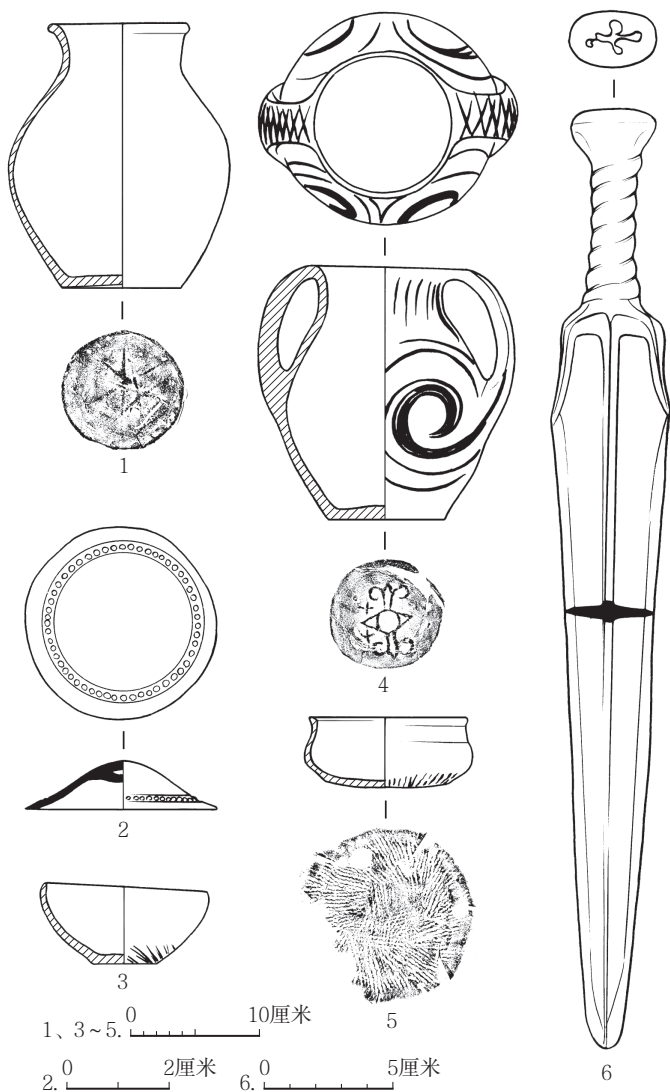


图一七 陶簋（M25：3）



图一八 M27平面、剖视图

1、4.陶钵 2.陶罐 3.陶双耳罐 5.铜泡 6.铜剑



图一九 M27出土遗物

1.陶罐 (M27:2) 2.铜泡 (M27:5) 3.A型陶钵 (M27:1) 4.陶双耳罐 (M27:3) 5.B型陶钵 (M27:4) 6.铜剑 (M27:6)

平底。腹下部饰有戳刺的短线纹。口径13、底径4.8、高6.4厘米 (图一九, 3)。

B型: 曲腹。M27:4, 夹砂黑陶。方唇, 直口, 圜底近平。下腹及底部饰绳纹。口径12.4、底径13.2、高5.6厘米 (图一九, 5)。

铜剑 1件 (M27:6)。剑身宽长, 中央起脊; 格部较长, 铸“山”字形纹; 柄部中空, 横截面呈椭圆形, 外饰螺旋状辫索纹。顶端中心有一小孔。长37、宽4.8、厚



图二〇 陶双耳罐 (M27:3) 及其底部纹饰



图二一 陶罐 (M27:2)

0.4厘米 (图一九, 6; 图二二)。

铜泡 1件 (M27:5)。

圆形, 弧背, 背下端饰有一周小圆圈纹, 其内有一横穿。直径3.9、高1厘米 (图一九, 2)。

5. M49 位于4号楼基础近中部, 被近现代坑扰乱, 方向91度。墓圻平面呈长方形, 直壁, 平底, 长2.6、宽0.9、深0.8~1米。石棺平面呈梯形, 头端较高, 足端较低, 长2.2、宽0.4~0.6、高0.6~0.7米。石棺由盖板、左右侧板和前后挡板构成。盖板仅存足端的3块, 依次叠铺而成。左、右侧板均为2

块石板错缝砌成。前、后挡板均为1块石板竖立而成。底部未见石板，仅铺一层黄土。墓主人骨骼保存极差，仅存部分朽痕，从朽痕上判断，推测墓主人应为仰身直肢葬，性别、年龄不详（图二三；图二四）。

M49出土随葬品共40件。包括陶器7件、铜器31件、铜铁复合器1件、铁器1件。均放置在头端，但杂乱无序，且夹杂少量的动物骨骼。同时，墓主人胸部残存有大量的黑色物质，形制和性质不明。

陶豆 3件。形制相似，均为碗形豆，深盘，喇叭状圈足。M49：8，泥质灰陶。方唇，直口。口径12.2、圈足径6.8、高6.6厘米（图二五，1；图二六）。M49：12，泥质灰陶。方唇，口微侈。口径13.6、圈足径6.4、高7.4厘米（图二五，2）。M49：13，泥质灰陶。圆唇，口微侈。口径13.6、圈足径7、高6.4厘米（图二五，3）。

陶罐 2件。依据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

A型：喇叭口。M49：14，泥质灰陶。方唇，束颈，鼓腹，平底内凹。底部刻划有叶脉纹。口径13.2、腹径17.8、底径10、高21.8厘米（图二五，7）。

B型：侈口。M49：15，泥质灰陶。圆唇，高领，弧肩，鼓腹，平底。口径12.8、腹径21.6、底径10、高25.6厘米（图二五，11）。

陶杯 1件（M49：11）。泥质灰陶。圆唇，侈口，束颈，弧肩，鼓腹，平底内凹。口径10.4、腹径11、底径5.6、高8厘米（图二五，10；图二七）。

陶单耳杯 1件（M49：9）。泥质灰陶。尖圆唇，侈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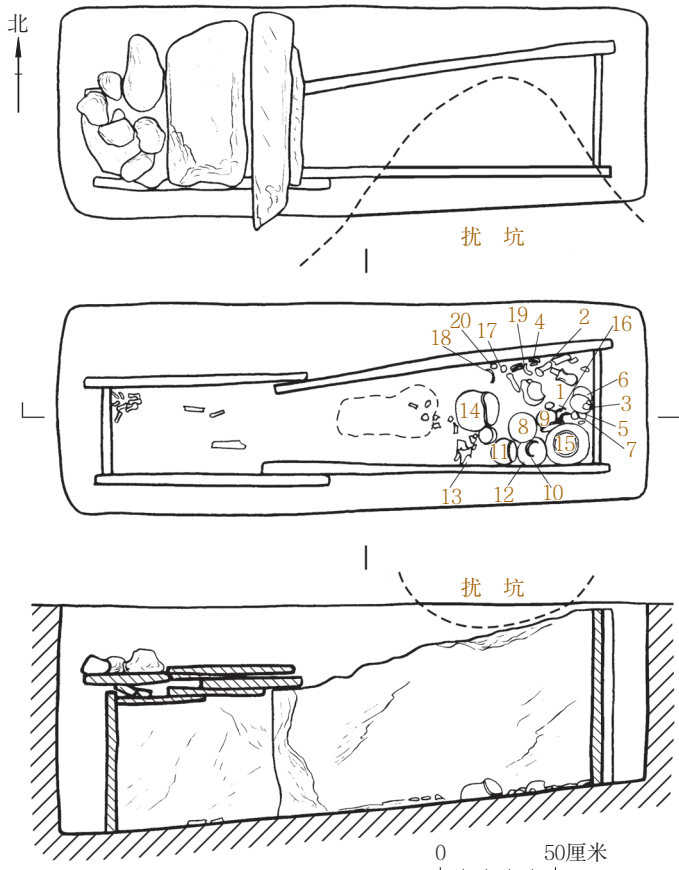
束颈，鼓腹，平底略内凹。单耳从口部延伸至腹下部。底部饰有几何形纹。口径10.6、底径4.8、高6.2厘米（图二五，6；图二八）。

铜钺 1件（M49：1）。椭圆形釜口，舌形身。长11.2、宽6、厚0.2~2.8厘米（图二五，4；图二九）。

铜泡 27件。依据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图二二 铜剑
(M27：6)



图二三 M49平面、剖视图

1.铜钺 2.铜柄铁剑 3、5~7、16、17、20.铜泡 4.铁手镯 8、12、13.陶豆 9.陶单耳杯 10、18.铜手镯 11.陶杯 14、15.陶罐 19.铜盆



图二四 M49(西→东)

A型: 2件。圆形, 凹沿上翘, 中部有一柱状凸起, 背部有一横穿。M49: 6, 直径12、高4.2厘米(图二五, 8)。M49: 5, 直径12、高4.8厘米(图二五, 5)。

B型: 24件。圆形, 弧背, 背中部饰一周或两周圆圈纹, 其内有一横穿。M49: 3-1, 直径4.7、高1.4厘米(图二五, 12)。

C型: 1件(M49: 7-9)。圆形, 凹沿上翘, 背部有一横穿。直径4.7、高0.5厘米(图二五, 13)。

铜手镯 2件。M49: 10, 已残断, 仅存一半, 圆形, 镯面较宽, 镯面中部凸起。直径6.5~8、宽1.2厘米(图二五, 9)。M49: 18, 残损严重, 形制不清。

铜盆 1件(M49: 19)。残损严重, 仅可见窄平沿。

铜柄铁剑 1件(M49: 2)。锈蚀严重。剑身宽长, 中央起脊; 格部较长, 铸“山”字形纹; 柄部中空, 横截面呈椭圆形, 外饰圆点乳突。长67、宽2~5.6、厚1.6厘米(图二五, 14; 图三〇)。

铁手镯 1件(M49: 4)。锈蚀严重, 仅可见为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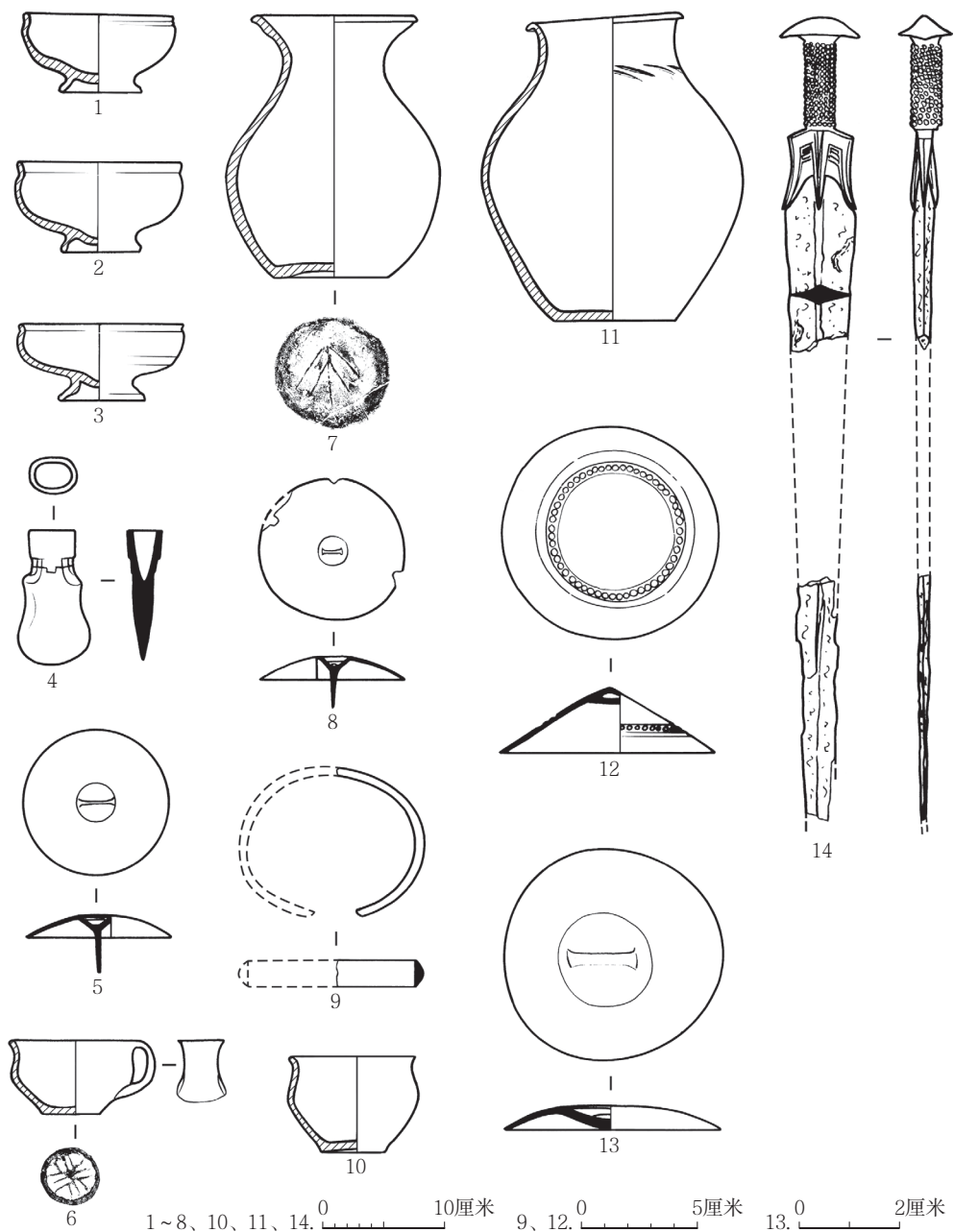
(二) B型墓

共5座。墓圻的一侧或两侧用鹅卵石砌筑。

1. M13 位于4号楼基础近中部, 方向65度。墓圻平面呈梯形, 直壁, 平底, 长1.8、宽0.7~0.8、深0.6~0.7米。可能因墓圻挖掘较大, 故在墓室的南部用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砌筑有石墙。石棺平面呈梯形, 头端较高, 足端较低, 长1.6、宽0.4~0.6、深0.6~0.7米。石棺由盖板、左右侧板和前后挡板构成。盖板上部铺盖一层厚2~5厘米的纯净黄土。盖板所用石板较厚重, 从足端至头端用4块石板依次叠铺而成。左、右侧板均由2块石板错缝砌成, 前、后挡板各为1块石板竖立而成。底部未见石板, 仅铺黄土一层。墓主人骨骼腐朽较为严重, 从残留的痕迹判断, 为仰身交肢葬, 性别、年龄不详(图三一)。

M13出土的随葬品仅1件陶双耳罐, 放置于头端。

陶双耳罐 1件(M13: 1)。泥质灰陶。口部俯视呈圆形, 圆唇, 侈口, 束颈, 鼓腹, 平底内凹。双大耳从口部连接到肩



图二五 M49出土遗物

1~3.陶豆 (M49: 8、12、13) 4.铜钁 (M49: 1) 5、8.A型铜泡 (M49: 5、6) 6.陶单耳杯 (M49: 9) 7.A型陶罐 (M49: 14) 9.铜手镯 (M49: 10) 10.陶杯 (M49: 11) 11.B型陶罐 (M49: 15) 12.B型铜泡 (M49: 3-1) 13.C型铜泡 (M49: 7-9) 14.铜柄铁剑 (M49: 2)

部。底部中心饰一眼形纹，上下饰有对称的花卉纹，左侧饰有两“十”字形纹，右侧饰一半月形纹。口径10、腹径16、底径8、高19.2厘米 (图三二)。

2. M22 位于4号楼基础近中部，方向

75度。墓圻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长2.26、宽0.8、深0.6~0.7米。墓圻北侧和东侧堆积着大量的鹅卵石。墓葬保存较差，盖板不存。石棺平面呈梯形，头端较高，脚端较低，长1.9、宽0.44~0.54、高0.6~0.7米。



图二六 陶豆 (M49 : 8)



图二七 陶杯 (M49 : 11)



图二八 陶单耳杯 (M49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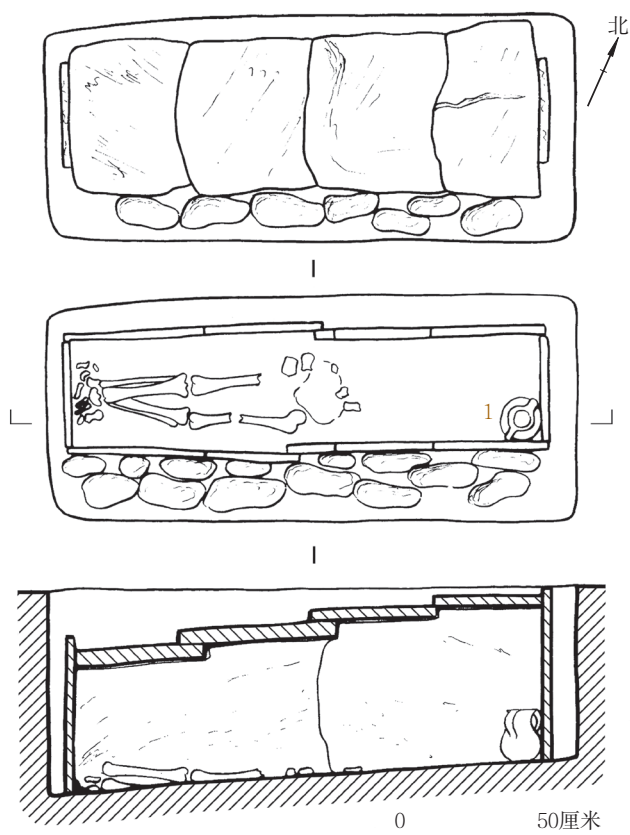


图二九 铜钺
(M49 : 1)



图三〇 铜柄铁剑
(M49 : 2)

现存石棺由前、后挡板和左、右侧板构成，左、右两侧的侧板均为1块整石板。前、后挡板均为1块石板竖立而成。底部未见石板，仅铺黄土一层。墓主人骨骼腐朽较为严



图三一 M13平面、剖视图

1.陶双耳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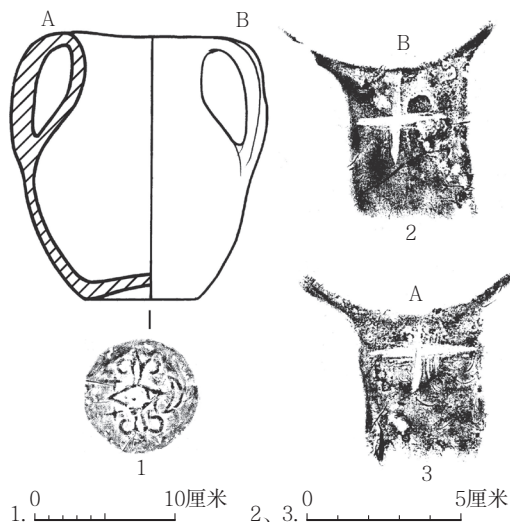
重，从残留的痕迹判断应为仰身直肢葬，性别、年龄不详（图三三）。

M22出土随葬品共6件，均放置于头端。皆为陶器，包括双耳罐1件、钺1件、罐1件、杯3件。

陶双耳罐 1件 (M22 : 4)。泥质灰陶。口部俯视呈圆形，圆唇，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双大耳从口部连接至腹中部。颈部饰有暗线条纹，腹中部两侧各饰有两个大涡旋纹，双耳亦饰有暗线条纹。口径11.2、腹径17.2、底径9.2、高19.6厘米（图三四，1）。

陶钺 1件 (M22 : 3)。夹砂褐陶。方唇，直口，折腹，平底。口径13.4、底径8、高4.8厘米（图三四，3）。

陶罐 1件 (M22 : 1)。泥质灰陶。圆唇，侈口，束颈，鼓腹，平底。底部饰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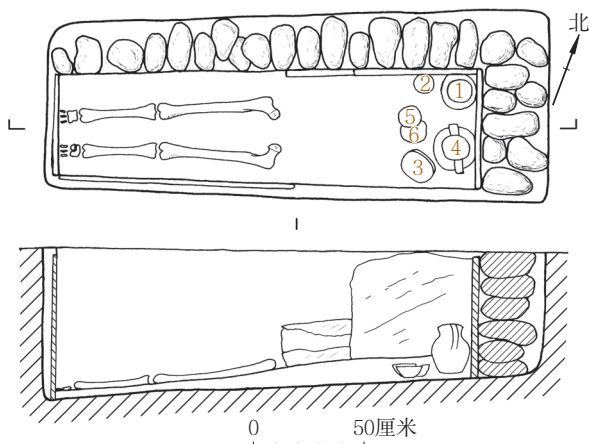
图三二 M13出土陶器

1.双耳罐 (M13:1) 2、3.双耳罐 (M13:1) 耳部纹饰拓本

格纹。口径11.6、腹径16.8、底径9.2、高18厘米 (图三四,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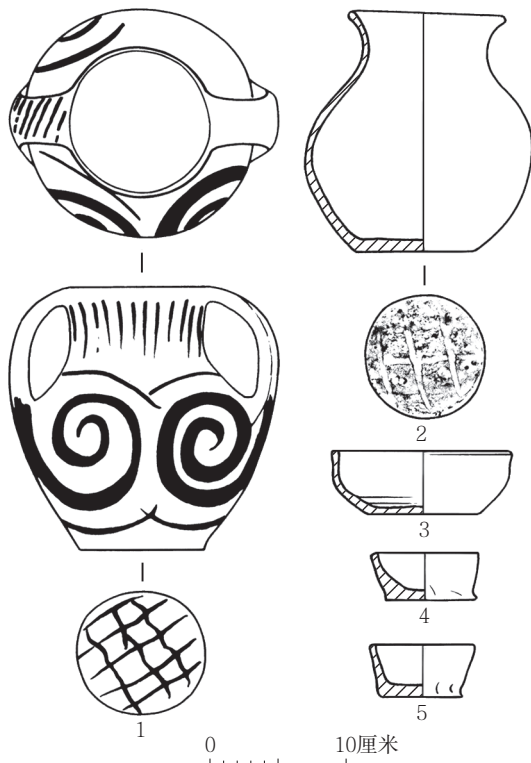
陶杯 3件。形制相似。泥质红陶, 捏制痕迹明显, 圆唇, 敞口, 斜直腹, 平底。M22:6, 口径8、底径6.8、高3.6厘米 (图三四, 4)。M22:2, 口径7.6、底径6.4、高4厘米 (图三四, 5)。

3. M47 位于4号楼基础近中部, 方向61度。墓圻平面呈长方形, 直壁, 平底, 长1.4、宽0.6、深0.3~0.4米。墓圻左、右两侧用鹅卵石砌筑有石墙。石墙内构筑石棺。



图三三 M22平面、剖视图

1.陶罐 2、5、6.陶杯 3.陶钵 4.陶双耳罐



图三四 M22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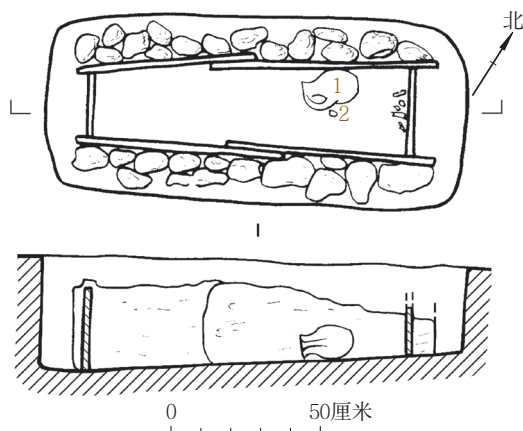
1.双耳罐 (M22:4) 2.罐 (M22:1) 3.钵 (M22:3) 4、5.杯 (M22:6、2)

石棺平面呈梯形, 头端较高, 足端较低, 长1.2、宽0.2~0.3、高0.2~0.3米。石棺由盖板、左右侧板和前后挡板构成。盖板已完全垮塌进石棺内, 从痕迹判断应是从足端向头端依次叠铺而成。左、右两侧的侧板均由2块石板错缝砌成, 前、后挡板均为1块石板竖立而成。底部未见石板, 仅铺一层黄土。石棺内未发现墓主人骨骼, 亦未发现朽痕 (图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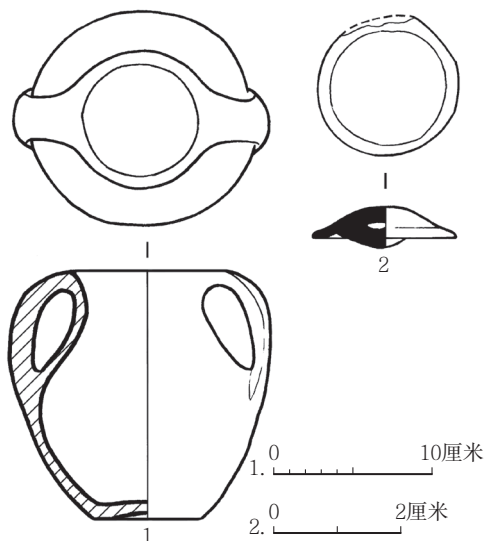
M47出土的随葬品仅1件陶双耳罐和1件铜泡, 均放置在头端。

陶双耳罐 1件 (M47:1)。泥质灰陶。口部俯视呈圆形, 圆唇, 侈口, 束颈, 鼓腹, 腹部较深, 平底内凹。双大耳从口部连接到腹中部。口径8.8、腹径13.6、底径6.4、高15.6厘米 (图三六, 1)。

铜泡 1件 (M47:2)。边缘略残,



图三五 M47平面、剖视图
1.陶双耳罐 2.铜泡



图三六 M47出土遗物
1.陶双耳罐 (M47:1) 2.铜泡 (M47:2)

圆形，弧背，其内有一弧形穿。直径2.2、高0.7厘米（图三六，2）。

三、结 语

茂县城关石棺葬墓群是岷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石棺葬墓地，本次考古发掘对进一步完善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的年代、文化内涵、族属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一）墓葬年代

这批石棺葬均叠压在近现代建筑基础的下部，且相互之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故

不能从地层学上判断其年代。只能从石棺葬的形制、出土遗物与周边地区的比较进行判断。

从形制上看，B型石棺葬与A型石棺葬差别不明显，仅可能是因B型石棺葬的墓圻挖掘范围较大，为保证石棺不易垮塌，需要在石棺的一侧或两侧用鹅卵石砌筑，因此从形制上也难以判断A型与B型的年代差别。

从出土陶器来看，双耳罐、罐、尖底盏、豆是这批石棺葬出土最多、最典型的器物。从其组合来看，主要包括四种：（1）双耳罐、钵、尖底罐组合；（2）双耳罐、罐、尖底盏、中柄豆组合；（3）双耳罐、罐、钵、矮柄豆组合；（4）罐、矮柄豆组合。第1组和第2组陶器组合的器物形制相似，其中双耳罐与营盘山^[4]出土的战国中晚期同类器物相似，尖底盏在成都平原地区主要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同时该组合还往往伴出有巴蜀式青铜兵器（如铜矛），其年代当在战国中晚期；第3组陶器组合的矮柄豆、钵与成都平原出土的战国晚期同类器物相似，而出土的菱形口双耳罐在岷江上游地区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同时该组合还伴出山字格剑，其年代当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中期。第4组陶器组合中无双耳罐出土，陶器较为简单，但是却伴出大量的铁器（如釜、釜、斧等）、铜柄铁剑和少量铜钱，其年代当为西汉中晚期。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这批石棺葬的年代当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晚期。

（二）墓葬的分布与特点

茂县城关粮站石棺葬墓地中墓葬排列整齐，相互之间未见叠压打破关系，说明墓地事先经过规划，同时部分墓葬旁发现可能是石柱的遗存，表明石棺葬地表可能存在石柱类的标示物。从石棺葬的整体分布来看，东部年代较早，西部年代较晚，因此墓葬的排列应是从东向西的。从墓葬的规模来看，部分墓葬规模较小，明显小于成年人墓葬，推测可能是儿童的墓葬，这些墓葬均杂处在成

人墓葬之间，并未单独辟出儿童墓葬区。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墓葬为M31，该墓葬与其他墓葬方向相反，墓主人骨骼保存较好，但头骨明显偏向一侧，踝骨及其以下残缺，推测可能为非正常死亡。这种现象在岷江上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是否带有普遍性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三）族属及相关问题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可将岷江上游地区归入以“冉、駹”为代表的族群内，在这些族群之中，还存在诸多民族，“六夷、七羌、九氏”就是其多民族性的体现。岷江上游地区多山的特征不仅造成了分散的人群，而且阻碍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但以“石棺葬”和“双耳罐”为主的文化因素则深刻地影响着这片区域，虽然从考古学文化上我们很难区分到底哪些因素属于哪一个族属，但从文化上看，其共性远大于差异。检诸史书，我们会发现两汉时期，岷江上游地区主要为“羌族”的生活区，而西南地区的“羌”与汉帝国之间一直持续着频繁的战和关系，“羌祸”所引起的汉帝国大规模镇压和西南地区“羌族”的“率种内属”成为这一时期战和关系的主要表现。随着汉帝国不断向西南地区的渗入，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可能放弃原有的区域，转而向更西南的方向迁徙。考古材料也显示，秦灭巴蜀以后，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葬数量众多；但是到了西汉晚期以后，本区域的石棺葬寥寥无几，而在更西南的地区，如大渡河中上游地区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石棺葬，且与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具有明显的承继性，似乎说明岷

江上游地区的人群有向西南地区继续迁徙的趋势^[5]。

茂县城关石棺葬主要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反映了这一时期当地族群的生产生活状况及其与秦汉帝国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该墓地的发掘对于进一步厘清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的年代、文化内涵、族属、与秦汉帝国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陈卫东，参加发掘、整理的人员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中国羌族博物馆的陈卫东、万靖、陈学志、范永刚、邓勇、蔡清、张黎勇、郭亮、杨柳等。照片由陈学志、江聪拍摄。插图由周小楠、赵建绘制。

执笔者 陈卫东 万靖

注 释

- [1] 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见《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 [2] 徐学书：《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综述》，见《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 [3] 本文所指前后和左右是按照墓主人的头向而定，未发现骨骼的墓葬，依据其他有墓主人骨骼的石棺判断，其前端较宽，后端较窄。
- [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茂县营盘山石棺葬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阿坝小金日隆汉代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刘昶）

本期要览

四川茂县城关粮站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 2009年,对城关粮站石棺葬墓地的考古发掘,共清理石棺葬54座,出土各类器物300余件。墓葬均在竖穴土坑内以石板构筑石棺,年代集中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晚期。此次发掘的墓葬,反映了该时期当地族群的生产生活状况,为进一步认识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的年代、内涵、族属及与秦汉帝国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福建泉州市“市舶司”遗址2019~2020年发掘简报 2019~2020年,对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出铺砖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时期建筑遗迹,出土了脊兽、花卉纹瓦当、文字砖等建筑构件和青瓷、白瓷等陶瓷器。明确了此处有大型较高等级官式建筑群的存在,文字砖的发现确认了该建筑群应为泉州“市舶司”遗址。

蒙古国吉尔嘎朗图苏木艾尔根敖包墓地2018~2019年发掘简报 2018~2019年,对蒙古国艾尔根敖包墓地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8座。分为斜坡墓道洞室墓、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坑竖洞室墓三类。出土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等遗物70余件。这批墓葬年代应为公元前50年至公元150年,对研究匈奴退出漠北草原,鲜卑人群的西迁南下及民族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全新世亚欧大陆的三大文化圈 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遗存,可将全新世大部时段的亚欧大陆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小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的“早期北方文化圈”。三大文化圈之间还存在较大范围的交汇区域。

宅兹中国:聚落视角下洛阳盆地西周遗存考察 通过洛阳盆地聚落考古的研究发现,伴随着商末周初瀍河两岸中心聚落(洛邑)的出现,殷墟文化逐步被周文化取代;原本层级较简单的体系汇聚成以“新大邑”为中心的四级聚落体系。西周晚期开始,文化面貌渐趋统一,聚落数量增多,层级更为丰富,韩旗城(成周)成为新的中心聚落,为两周之际周王室的东迁奠定了基础。